

【编者按】 伊朗驻华大使贾瓦德·曼苏里 (Javad Mansouri) 先生于 2007 年 8 月 6 日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大使论坛上就伊朗和平利用核能与伊朗核计划议题进行了演讲。本文根据贾瓦德·曼苏里先生的演讲录音和演讲提纲整理而成, 在征得大使本人的同意后, 现刊发此文, 以飨读者。

和平利用核能与维护正当权利

——伊朗核计划

[伊朗] 贾瓦德·曼苏里

【内容提要】 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 西方国家对伊朗核计划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它们采用双重标准, 指责伊朗核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研制核武器, 压制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磋商, 主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正当权利, 伊朗将抵制任何国家对伊朗内政进行干涉。

【关键词】 核计划; 正当权利; 双重标准; 交流合作

【作者简介】 贾瓦德·曼苏里 (Javad Mansour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大使。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9550(2007) 10- 0056- 05

伊朗的核计划具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伊朗就已经涉足核领域, 当时的伊朗政府试图利用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密切关系, 全面实施核计划。1957 年伊朗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源的协议, 这标志着伊朗正式开始实施核计划。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伊朗当时政府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下开始了核活动, 目标是在 1994 年能达到每年生产 2 万兆瓦电能以满足国内的需求。1979 年伊斯兰革命胜利时, 伊朗已与外国签署了 6 个核电站的协议, 其中联邦德国帮助建设的布什尔核电站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建设工程。然而, 当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履行对伊朗的承诺, 终止了帮助伊朗发展和完善核电站的工作。现在伊朗已经掌握了核技术, 并正在从事与核燃料生产有关的铀浓缩活动, 这是在国际条约的框架之下进行的和平利用核能、维护本国正当权利的行为, 同时也是为了满

足伊朗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的结果。

一 伊朗实施核计划的根源与目标

伊朗进行核计划、从事浓缩铀活动是出于和平与民用目的, 并具有深刻的国内国际根源。

从国内根源来看: 第一, 伊朗实施核计划是为了缓解国内日益增长的人口规模对能源需求的巨大压力。今天, 伊朗的人口已然超过了 6 500 万人, 大多数民众受到空气污染的困扰。伊朗每天生产大约 400 万桶石油, 而每日有超过 1/3 的石油 (约为 150 万桶) 是为了满足国内的供给。虽然伊朗目前天然气的产量迅速上升, 但几乎所有的天然气都是供国内使用。在总能源消耗当中, 国内对天然气的消耗量增长了 3 倍, 大部分天然气是用来生产电力。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发电, 虽

然会比煤炭发电更安全,但也会产生污染。自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的人口迄今为止已经翻了一番,预计到 2050 年,伊朗的人口有可能达到 1.5 亿人,日益膨胀的人口对国内的能源需求急剧增长。

第二,虽然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并且拥有居于全球第二位的天然气储备。但伊朗自身的能源需求急剧上升,国内供给已不能满足需求。由于受到新增人口和石油收入增高的影响,伊朗的电力消耗每年增长 7%。在未来 15 年,伊朗的发电量必须增加 3 倍,这样才能满足国内的电力需求,然而伊朗目前生产电力的能力严重不足。国内对电力的需求仍在不断地攀升,单靠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电力是无法满足这一需求的。虽然伊朗拥有可观的石油资源,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目前的产油量仅是伊斯兰革命前的 70%,而且国内对石油的消耗速度正以每年 8% 的速度增长,现在伊朗每年约花费 40 亿美元用于汽油进口。据估计,在今后 5 年的时间里,伊朗近 80% 的石油产量将用于国内消耗。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伊朗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石油进口国。这对于一个 80% 的外汇收入以及 45% 的国家预算都依靠能源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悲剧。

第三,目前,伊朗国内的石油生产面临着巨大压力。伊朗的石油产量在 1974 年达到高峰,每天生产超过 600 万桶。由于多年的政治孤立、战争和美国的制裁,这使伊朗石油工业失去了必要的投资,石油生产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到 2002 年,石油产量已跌至每天大约 340 万桶。一项研究表明,在伊朗的 60 个油田中有 57 个需要大修,而缓解产油压力以及改善产油条件则至少需要 15 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伊朗每年至少要投资 400 亿美元用于此项活动,这对伊朗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第四,伊朗实施核计划是为了节省发电成本。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发电的成本非常高,其成本约是利用核能发电的 6 倍,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者,伊朗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在恰当时候,伊朗有权使用它的资源。在这些资源当中,有几座铀矿所蕴藏的能源是不容忽视的。指望伊朗忽视这些价值连城的资源是不理性的,更不用说从自由市场带走这些资源了,伊朗理应利用自身的资源来缓解本国的能源及财政压力。另外,协助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合作,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使伊朗能够在国际条约的框架下以

及国际组织的监督下,行使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将有助于解决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第五,伊朗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发电对本国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有些环境破坏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同时,环境污染给伊朗民众带来的疾病也加剧了公共医疗体系的负担,如果把这些负担量化出来的话,其代价将会是十分高昂的,但伊朗不得不为此埋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伊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猛增了 24%,空气污染程度日益严重,据统计,伊朗首都德黑兰每年约有 1.7 万人死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因此,选择更加清洁的能源发电以保护本国环境已经刻不容缓,而利用核能发电正是伊朗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压力下的最佳解决方案。

此外,从国际视角来看,伊朗施行核计划,利用核能来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可以减少本国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从而可以向全世界出口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这对于那些亟须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以满足本国生产的工业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同时,此举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世界石油市场供给的稳定性,世界石油市场稳定性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其对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伊朗实施的核计划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该条约规定把和平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保障之下,并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提供技术合作,保障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之一,理应拥有和平利用核能,促进本国发展的正当权利,所以,任何国家对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遏制”与指责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伊朗实施核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捍卫自身的正当权利,而不是像一些西方国家所担心的那样进行核武器的研发(浓缩铀依其纯度既可以作为核反应堆的原料,也可用来制造核武器。一般来说,纯度超过 4% 的浓缩铀可以作为核反应堆的燃料,纯度超过 90% 的浓缩铀可被用来制造核武器)。发展核武器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众所周知,伊朗是中东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拥有悠久灿烂历史的地区大国,并拥有一大批需要培养且极具潜力的年轻人,因此,伊朗必须把有限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本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伊朗发展核武器,就会将自身推向军备竞赛的深渊,使本来局势紧张的中东地

区雪上加霜,这不但不利于中东地区的发展,更不利于中东地区人民安定幸福的生活,并将使伊朗自身所拥有的丰富地下资源和人力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等优势无法发挥,致使伊朗的发展进程严重受阻,这将违背伊朗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签署国,同时也是联合国中积极倡导中东地区无核化的国家之一,因此,在伊朗的国家防御理论中,发展核武器是没有市场的。

总之,伊朗实施核计划既是为了应对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也是为了促进本国发展与建设,更是为了满足国际社会其他工业国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而绝不是像一些西方国家所揣测的那样发展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进行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也是为了维护自身作为国际社会中等一员的正当权利而进行的活动。实施核计划是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为了促进自身的发展而做出的明智选择。

二 美欧对伊朗核计划的态度

正如上述所提及的那样,伊朗核计划与美欧的态度和立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朗核计划正是在美欧的支持与帮助下开始的。然而,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三国(英、法、德)对伊朗的核计划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最初的帮助、支持转变为现在的施压、阻止。它们违背对伊朗的承诺,违反国际惯例,无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赋予的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千方百计地对伊朗的核计划进行打压。西方国家打伊朗的核计划“牌”,其实是假伊朗可能会将核能用于军用之名,行向伊朗施压从而实现其自身政治目的之实。

(一)美欧践踏国际惯例与国际条约

伊斯兰革命胜利以后,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拒绝履行对伊朗承诺的事件接连不断。它们拒绝帮助伊朗完善和发展核电站,其中包括原来承诺的帮助伊朗在位于伊朗南部胡泽斯坦省的达尔胡因修建两座年发电量为900兆瓦的核电站,此外,它们还拒绝向伊朗提供在法国乌尔迪夫工厂(urdie)股份中的50吨UF₆气体,英国没收了伊朗通过美国从南非购买的57吨

铀。此外,美国还单方面撕毁协议,取消向伊朗提供之前所承诺的核设施。西方国家这种做法无视国际惯例,践踏了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典型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表现,这种践踏国际惯例与国际条约的行为值得引起世界其他爱好和平与自由国家的警惕,它严重阻挠了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进程。

(二)美欧扩大事态

美欧不仅无视国际惯例与国际条约,而且变本加厉地制造事端,甚至公开“妖魔化”伊朗,不断打压伊朗的国际生存空间,给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蒙上阴影。早在2000年,伊朗就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启动本国核计划。2002年2月2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巴拉迪在视察了伊朗的核设施后,指责伊朗未能履行其在核安全保障协议中所规定的申报进口材料及其加工情况的义务,美欧随即断言伊朗的核计划是为了发展核武器,极力要求将伊朗的核计划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审议,使伊朗的核计划受阻,无法行使自身的正当权利。从2004年底开始,伊朗同欧洲英、法、德三国就《巴黎协议》的落实问题进行磋商,欧洲三国在2005年5月表示将在两个月内提出一个综合计划以解决伊朗核问题,2005年8月,德、英、法三国代表欧盟向伊朗递交了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一揽子提议,而该方案否定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2005年9月,当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参加第60届联合国大会发言时,重申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一贯立场,并就解决伊朗核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邀请外国公司参加该国的铀浓缩计划,以最大限度确保该计划的透明性,欧洲三国却决定再次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美欧不断制造麻烦,将核问题的解决一拖再拖,它们只是武断地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却不能明确给出伊朗在停止铀浓缩后它们将采取的步骤,也没有给出一个合理解决核问题的具体方案,这无法让我们信服。

(三)美欧的双重标准

目前在这个世界上34个国家里共有430多座核反应堆,它们可以保证某些国家75%的用电需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铀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反应堆(共计104个),同时它还是世界上利用核能进行发电最多的国家。然而美国却否定伊朗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平等权利,对伊朗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计划百般刁

难,使得伊朗无法缓解本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其他进行核活动的国家,如以色列和印度等国,美欧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以以色列为例,它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为数众多的核弹头,但美欧对此却视而不见,姑息纵容,这也是伊朗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的重要原因。美欧这样的双重标准以及歧视性的政策使世界陷入了困境,给伊朗核问题蒙上了阴影,这无益于事情的解决。

美欧(特别是美国)质疑伊朗核计划的目的,其实只是美欧的幌子而已,因为它们不能公正平等地用一种标准对待每一个有核国家,而是从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出发,使用双重标准来打压自己的假想敌。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美国就不断地对伊朗制造麻烦,甚至不承认伊朗曾经发生过伊斯兰革命。美欧之所以对伊朗进行和平利用核能的计划百般阻挠,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朗反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单边主义的做法,而且美国企图通过控制伊朗来垄断世界的能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如美国国务卿赖斯曾经表示的那样,在伊朗解决了核计划这一问题后,美国还要继续关注伊朗的人权等问题。美欧打出伊朗的“核计划牌”,使用双重标准,对伊朗施压是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这种将伊朗的核计划转变成政治问题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三 伊朗对美欧行为的回应

面对来自西方的质疑与压力,伊朗始终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积极的姿态向它们表明自己在核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力争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使自身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得到承认。

(一)积极同西方进行磋商与谈判

国际社会认为伊朗进行核计划是孤注一掷,其实不然,伊朗非常重视同相关各方的谈判与磋商。当2002年西方国家要求将伊朗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后,伊朗以力争取得相关国家信任的姿态与之进行持续的磋商与谈判,使西方国家能够了解伊朗进行核活动的和平本质。最终,双方通过谈判取得了《德黑兰声明》(伊朗与欧盟的英、法、德三国于2003年10月21日共同发表《德黑兰声明》根据该声明,欧盟有

责任为伊朗获得和平利用核能技术提供帮助,伊朗也同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展开通力合作,它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核心依据)与《巴黎协议》(2004年11月初,英、法、德三国与伊朗在巴黎达成协议,三国承诺向伊朗提供一座轻水反应堆、核燃料以及核技术,并将在经贸合作方面为伊朗提供帮助,作为交换,伊朗将停止一切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这两项成果。通过主动采取行动来赢得信任是伊朗的意愿,尽管欧洲英、法、德三国采取了无视伊朗正当权利的做法,但伊朗依然愿意与之进行坦诚的谈判,主张通过和谈来解决问题,伊朗甚至没有否定它们任何的建议,表示愿意在后续的谈判中同它们探讨所有的建议。面对西方的巨大压力和质疑,伊朗始终以诚相待,积极同相关各方进行磋商与谈判,希望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以及对和平使用核能的认可。

(二)主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

伊朗从事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并表示了主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查的意愿。伊朗的核活动是在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进行的,铀浓缩的过程透明可信,而且全程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完成的。迄今为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向伊朗派出了多达2000多人次的视察,同时该机构还在伊朗安装了大量可以进行不间断拍摄的摄像头,并且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派遣了常驻观察员。为了显示伊朗的诚意,伊朗还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附加议定书(伊朗于2003年12月18日签署了附加议定书,该附加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在不做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对伊朗进行核查),而大多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并没有签署该附加议定书。伊朗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附加议定书表现了伊朗的诚意,而且足以证明伊朗核计划的民用目的以及伊朗核计划的公开透明性,如果欧美还对伊朗核计划强加指责与阻挠,恰好证实它们的别有用心。

(三)努力消除西方国家的疑虑

西方国家对伊朗核计划的性质一直疑虑重重,它们担心伊朗将利用铀浓缩技术来进行核武器的研制与开发,而不是用于和平的民用目的,从而给世界尤其是中东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西方国家希望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消除它们的担忧。面对西方国家的疑虑与担心,伊朗政府愿意以实际行动来打消这些国

家的疑虑,表明伊朗行使正当权力和和平利用核能的立场。伊朗政府表示愿意把自身的核计划置于一个西方国家可以参与和监督的国际组织之下,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实际上,西方国家反对伊朗拥有核技术的做法存在战略性的错误,因为伊朗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核技术,它们这样的做法只能增加双方之间的敌意,不但无益于事情的解决,而且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四)加强与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伊朗政府希望加强同世界所有国家进行合作与交流,使国际社会能够真正地了解伊朗,偏听西方国家的一家之言无法看到真实的伊朗,也就无法与伊朗进行有效沟通,那么理解伊朗的立场与意图就更无从谈起了。

伊朗希望利用自身的优势特别是能源优势与各国进行优势互补的合作。伊朗特别重视与中国在能源、化工、石油、天然气开发等领域的合作。伊朗政府坚信中伊的合作前景是光明的,目前,中伊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贸易额已较起步时增加了10倍,预计今年双方的经贸交易额将达到200亿美元。伊朗期待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与伊朗进行合作,伊朗政府希望双方的贸易额能够更上一层楼。中伊在化工产业及矿业方面的合作也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且伊朗更期待将伊朗的自然资源优势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为两国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中伊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伊朗期待着中国决策层更积极的回应,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对于伊朗核问题的两次决议对中伊两国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伊朗坚信,通过两国在各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中伊关系一定会更加稳固。除此之外,伊朗积极开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在能源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增进彼此的互信,使国际社会能够理解伊朗从事核计划的和平意图。

伊朗希望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消除彼此的误解与疑虑,让双方更加明晰地了解对方的意图,从而让事态明朗化,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尽快走出当前的困境,使问题能够得以彻底解决,这既有利于伊朗人民行使自己的正当

权益,也有益于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四 伊朗对于本国核计划的前景预测

伊朗政府坚信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前景是光明的,认为只有通过与相关各方真诚的对话,增加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并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才能最终解决伊朗核问题。

尽管伊朗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认可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一权利,并希望以磋商谈判的方式同相关方一道来解决这一问题,但伊朗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理应享受国际条约所赋予它的一切正当权利,包括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决不允许其他国家对伊朗自身的发展战略指手画脚。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发表反对伊朗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言论都是不可接受的,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也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享有国际条约赋予本国的所有正当的权利,其他国家没有权利进行干涉。伊朗发动伊斯兰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伊朗政府将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应该拥有的一切权利以及自身行动的独立性,伊朗决不会同任何国家在这一点上讨价还价。

鉴于当前单极独霸的世界体系、中东紧张的局势以及美国屯兵于伊朗四周,再加上美军大兵压境之势以及不断对伊朗的战争恫吓与挑衅使得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存在许多变数。但是无论情势如何发展,伊朗将始终坚持和平谈判这一基准原则。伊朗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有追求自由与享受利用核能造福人民的权利。任何国家对伊朗的战争威胁或是发动对伊朗以强凌弱的战争,必将激起全世界广大爱好和平与自由人民的强烈谴责,也必将遭到伊朗顽强的反抗,这都将使其失道寡助,最终归于失败。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吴小平整理)

[收稿日期:2007-08-15]

[修回日期:2007-08-25]

[责任编辑:赵远良]

in Waltz's structure theory as revealed i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argues that IR students can only advance IR theory after revising his neglec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unit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o some extent Waltz's structure theory, which serves as a "structural order" for IR, runs into a blind alley. The author also suggests that future advances in IR theory will probably rely on fur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 actors.

"The Individual" "Individual Nation" and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A Psycho-cultural Perspective **Shang Huipeng (41)**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al mapp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the human state of Western society and modern Western nations. All are actors with clear limits. The individual's self-consciousness is relevant to the nation's self-consciousness.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s rights and benefits accords with the nation's fun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individual society, benefits, competition, and the lack of a sense of security are also reflect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e generalized and strengthened.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origins and essence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i Jiehao (49)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 closely re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produc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flecting the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anwhile, as soon as international law is formulated, it becomes a systematic factor that constrai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in the established leg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ust operate along the existing orbit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s not only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bility, but also an inevitable ref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an independent measure of value. Through mutual influence and co-construction, they jointly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an orderly and harmonious direc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effort to distinguish the structural links between the two will undoubtedly help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will enhance the co-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so as to avoid attending to one and neglecting the other.

Peaceful Utilization of Nuclear Power and Maintenance of Proper Rights: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Javad Mansouri (56)**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the attitud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ward the Iranian nuclear plan changed fundamentally. The Western nations adopted a double standard, accusing Iran of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In order to win the trust and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ran actively negotiated with the stakeholders and actively

indicated its willingness to receive inspectors from the IAEA. It is the proper right of Iran to use nuclear energy for civilian purposes, and Iran will not allow other countries to intervene its domestic affairs.

Merchant Groups,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Gao Cheng (61)

This essay applies the theories of neoclassic political economics to analy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demands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al merchants groups to protect their property rights. Overseas trade promoted economic prosperity for the continent and the rise of the merchants groups that resented the British-dominated distribution system that had seized political power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In spite of the close trade linkages between the British suzerain and the continent, their political connections were quite loose and the suzerain failed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continental merchants, including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 th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continental merchant groups with the capability of collective action which is necessary for war were mobilized by the motive of creating an independent country to protect their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groups also maximized interest and dominated privilege in the postwar property rights systemic restructuring and wealth redistribution. I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hould be defined as a struggle over interests for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by continental merchant groups.

The Sino-U. S. Dispute on the Exchange 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ules

Zhan Caifeng (71)

The dispute over the exchange rate is a core issue in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The U. S. blames China for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to gain an unfair trade advantage. Under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 problem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fall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F, but China’s currency policy is neither consistent with its obligation to the MF protocol nor compatible with the “multiple currency practices” which potentially can lead to “exchange-rate subsidies” under the WTO. This induces the U. S. to take unilateral action to put pressure on China through domestic legislation, but it is not a positive wa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A better method would be to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and cooperate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assist China in establishing its capacity for a free currency policy.

Overview of the Sixth Symposium on National Discipline Building of Foreign Affairs and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Ren Mengshan (79)